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魏高儼

欽定四庫全書

方麓集卷二

明 王樵 撰

序

周易私録序

易之為書聖人因象占以示教義理固無所不備而其教以潔淨精微為主潔淨精微謂不着於事朱子所謂稽實待虛是也後儒失其傳因流而為數學玄學失之

遠矣程子始歸之義理易教於是大明而於卜筮本義古易篇次有未暇及焉不能無待於後人也故朱子補之自漢以來上下經與十翼頗為諸儒所亂屢經是正至吕伯恭而定又為之音訓朱子實據其本以作本義自程傳本義並行易有今本古本不知何時改本義以從今本又省去吕氏音訓自是世但知有今本而已埸屋中出題至有可笑者鄱陽董真卿氏爰有會通之編雖未能復古然使經傳有别合程朱二家傳義可省學

者兩讀其纂輯頗有倫理愚意經傳不必會通決當反正當知改程子以從朱子非違程子乃復孔門之舊耳何不敢截經下分注音訓程傳本義仍大書之而降經文一字二先生語及諸家之說又降一字皆采諸董氏間附一得抑朱子答吳宜之書謂易說誠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着言語便說殺矣又謂中間更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寛而未有功夫及之恐為沒身之恨然則後之學

者不知玩辭之法轉於辭下增益恐為説雖多去易益遠矣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學者務諸

尚書日記序 附凡例

傳尚書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傳宗本程朱義始益精而學者罕窮其歸趣何也經文簡奥事理兼該非不該不偏之學驟能通貫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葢以詩書所載皆其人之實讀其

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于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然後所謂知其人者可得而幾也吁豈易言哉今去聖人之世雖逺而其心固在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予未有得而不敢不求者也敬援横渠張子不思還塞輒復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進日久成帙遂編次之初不敢以傳之人人然此學人之所共有願觀者則出之倘讀而頗亦有契者乎則以是為適國之舟車送者自崖

而反奚不可者

日記凡例

一蔡氏傳經體不得不簡是編欲以羽翼之故不厭詳體各不同也

一義理蔡傳發明已盡今欲學者認歸切已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欲推之使遠昔漢武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司馬遷叙七國楚漢事使人如見而五帝三代本紀殊不逮諸篇葢遷有史材無經學其作此諸

紀也摭經入史故辭多拙經外旁綴雜聞故事多陋故嘗謂能以今事通古事斯為明經能以古文叙今事斯為良史尚書經中之史也武帝不知通古事于今事故以為樸學本紀史中之經也司馬子長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予何足以知前人短長但以家世業是經時為子弟説之亦欲使人如見庶有所入不為空言故本其記録之意如此云

一舊説相沿如文王稱王武王觀兵周公居攝之類

先儒俱已辯正此外如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受封
朝鮮周公居東為東征我之弗辟為致辟皆關聖賢
大節而傳記異辭不無害教今悉辯之

一經中朱子已有定論而蔡氏偶未及者從朱子

一討論貴求其是采輯不厭于廣或定從一家或兼
存衆說各有謂也

一引用先儒成說皆稱某氏惟孔疏稱正義以已有漢孔氏

本朝先輩稱謚或官無官者從時所稱其雜引及之

若馬融王肅旁引及之若鄭玄之類俱本原文初非

義例

詩考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云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今按夫子正樂止言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風葢二南用之天下無俟於正十三國變風雖領在樂官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而不必皆有所用夫子不必一一論

而定之如雅頌也自史記有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之語故後人謂孔子刪詩其實未嘗刪也雅頌有殘缺失次者正之而已班固謂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季札觀周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盛以正變為大小也則當時禮壞樂崩之後詩亦從而亂也久矣夫子自衛反魯得之他國參相正定然後各得其所得其所者得其所用也有王者作則禮樂興是皆其用豈空言哉近時王純甫先生謂夫子論治則放

鄭聲述經則删詩正樂删之即所以放也删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辭於詩則詩樂為兩事矣此言固是而未盡詩樂雖非兩事然當知詩自詩也聲自聲也笙詩六篇有聲無辭舊益有譜以記其聲而今亡矣非但笙詩也餘詩皆有譜有譜而後聲可傳今辭傳而聲不傳矣孔子曰鄭聲淫謂其聲淫耳若曰皆男女相恱之詞則是鄭詩淫矣鄭聲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者也疑春秋時所謂鄭衛之聲

者亦不專行於其地諸國皆有之但是其音節而不必是其辭則皆其聲也夫子以其時之所尚而盛行蕩人心壞風教莫甚於是也故亟欲放之放鄭聲者夫子之本志歸魯正樂則考定雅樂以為之兆也當時聲與辭俱存故樂可正今聲不傳故古樂卒不可復而其辭之存者亦多非古經之舊自朱子集傳之後其門人項安世平甫時於言外有所獨得可謂有功于此經其說曰井崇分陝以後詩也何彼禯矣東遷以後詩也楚茨以

下十篇正雅而雜之變雅豳風雖繫於國風之末然非
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
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
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綴於七月之後且有豳雅豳
頌一詩而具三體不止於風也故置諸風雅之間所以
尊之見與列國之風不同也自王仲淹例以為變風既
失之而且勳王亦未敢誚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誚尤無
理其曰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固矣獨不曰周公至

誠卒能正之乃不曰正而反曰變以損其實乎殆非夫子之意也周頌章句與風雅之體不同其音不必協其句不必齊其章不可分記曰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正謂周頌也倡者舉辭和者舉聲三嘆則和聲之多也今其三和之譜不存而一倡之辭獨載此所以多類有闕文疑義而不可易知也桓之詩春秋傳以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非其舊者多矣商頌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二句以為亂辭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為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為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而自為二體玄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皆其分章處也而經師不察右皆項氏之説自朱子一洗小序之陋以詩説詩而不為沿習所膠其得詩人之意不啻什九愚學之晚因項氏之説再為考録相遺

經授緒義成先覺是亦朱子待後人之心也

周官私録序

古今注周禮者非一家制度名物惟鄭註詳覈賈疏能發之至于經世大義明者少矣程朱大儒講學論政時或及之而未及為書也竊不自揆訓詁本註疏大義本程朱兼采諸家之長時附一得之見名曰周官私録云人言冬官不亡取諸他官正其錯簡可復為完經其説良是而復多異同頗嘗折衷而卒難决定詳具録中竊

嘗謂古今知周禮者少能用周禮者尤絶少用周禮者孟子喪禮經界兩章其大法也朱子嘗言孟子生于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䟦闊而于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又謂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

不必泥于其文也葢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所能知哉朱子之論孟子善矣今即以經界一事驗之孟子當井法既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語此一語誠得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孟子之後如程子之論十事以為民生所賴理不可易必可施行非有古今之異其論井地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又謂經界隨山隨河皆

不害于晝之張子謂欲買田一方晝爲數井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得于孟子之意可以見聖賢之作用果非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矣今之說周禮多發明此意至于先王深意後漸失之關于君德成敗治道盛衰者尤三致意焉

校録古禮序

古禮亡闕文公朱子嘗請于朝欲脩三禮而不果又嘗編類亦未成書然其考禮之意凡吳氏叙録所擬議者

俱已具朱子與潘恭叔書中朱子大意儀禮附記一也禮記分類二也其他經傳及注疏類書但說禮文者並編集別為一書三也周禮全書雖不可分析若欲便於考閱亦即以祭祀賓客等項事別為門目自為一書四也此外雜書若國語孔叢子之類別為外書以收之庶無所棄遺又不至混亂五也竊謂此恐是朱子編類之初例也又答應仁仲書曰前輩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

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按朱子此所定本不知與所編儀禮經傳通解同否要之分章句附傳記朱子以為讀儀禮之要法恨不令韓文公見之而吳幼清乃謂經之章後不宜隸以補記補傳經之篇後不宜錯以傳篇補篇其亦泥之過矣經傳錯處如漢費直以易彖象傳釋經鄭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誠不可也朱子之書豈有是哉愚嘗謂經不可補而記則可續朱子於禮經中如內則等篇名曰補

經而所刪脩實戴記之文非經也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如郊特牲中有冠義昏義在本篇宜削而歸之冠昏本篇乃得其所是乃正其錯簡而非亂其成篇也內則最為完篇中間亦雜以養老一段朱子所定內則之文一曰事親事長次曰飲食次曰男女之別次曰夫婦之別次曰御妻妾次曰胎教次曰生子次曰教子次曰冠笄嫁娶整然有倫使先儒綴拾之簡更成完璧豈得必以舊文為是乎自有此書使學禮者尋討易

見要領豈不甚幸且於國論有所折衷尤非小補惜乎
禮學日廢學士大夫罕復究心於此并其書而不復讀
者多矣世之所存僅有監本而殘闕漫漶幾不可讀予
竊懼焉爰取舊本參校而重録之儀禮十七篇三山楊
信叔有圖行于世足為禮經之指掌禮必有義理必相
附取冠義等篇依朱子所定各繫經後其內則以下諸
篇并喪祭二禮悉依朱子與勉齋黄公所修而録之取
便于誦習故但掇其要略餘有不能盡者凡朱黄所采

輯諸經傳記之文惟周禮謹遵朱子初意别為一書云

春秋私録序

春秋自三傳之後惟啖趙陸氏可謂通經不泥于專門之陋訂正三傳得失為集傳辨疑又為纂例一編條理燦然其有功于春秋多矣前後諸家未有過之者也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為書然其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鑑而脩綱目實倣吾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之法綱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

於春秋之旨不强測以空言而黙見以行事雖不為春秋而作然以愚見言之謂善發明春秋莫如朱子可也故愚嘗因綱目而識春秋誠以古今世變不同而事之得失未嘗不同在觀者通悟何如爾綱目事辭皆備凡例又出朱子手筆故後人得以考見書法之意而不至於繆誤惟春秋經傳元各孤行左氏之於事公穀之於義各記所聞時多抵捂或以已意穿鑿不皆得聖人之意然要之三家去聖門未遠其間合義理當人心者必

有所傳擇而取之十恒得五六今居千載之下而謂三傳真可束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矣其間多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略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不厭于講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

未合不敢臆决大槩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即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二夫子而有裨于文定則愚區區私録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之爲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爲凡例二十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共之

紹聞編序

聖人之學遺書具存論語大學中庸皆出孔氏親傳而孟子得之孟子之後其學不傳閱千有餘年而二程子得之所謂得之者五達道人之所共由也三達德人之所同得也聖人之教欲人以其所固有而由人所共由而已然而有至有不至惟躬行而心得之則所謂得之者也去聖既遠士鮮有志于為己之學間有其志者又易墮於好高喜徑之偏而異端之說得以入焉雖親受

業程門者葢猶不免非朱子繼起聖學其復湮乎朱子之學得之程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以卓然不繆於聖人之門户而能升其堂入其室不得已而後著書其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發聖人之精緼可謂無餘羽翼聖傳其功於是為大善學者惟當潛心體玩篤志力行而已何暇於多言自陸子靜與朱子論學不合詆朱子為支離自此喜異之士為陸氏左袒者紛然而起其實皆陽儒陰佛而自託

於德性之知不緣聞見近則又顯然惟佛之為歸不復諱其名矣竊謂躬行而不至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惑於異端肆為異論詆毀程朱壞人心術將來之憂必有大焉予竊悼且懼乃取舊聞參以歷年更嘗印證一得之愚筆之簡傳之同志書曰紹聞衣德言尹子說論語曰少而讀之考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異聞得以害正徒聞而不能服行皆不紹聞之咎也願與知者共勉焉

大明律解序 法原附

伏以大明律乃我太祖高皇帝聖制近年諸坊刻本多附入臣下私注不無混錯制書竊考先儒釋經不連經文自為一書恭依此例有律條指掌有律令通旨有律例通旨有律中疑義有引擬指訣有律互見有律無文初各為卷今分附各條之下解說律意多采諸家之長不復識别每篇依張氏疏議備及歷代沿革唐之條目與今同異因可見本朝增損精意又總為法原一篇以

提其綱云

法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其來尚矣周禮始有其目曰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凡二千五百至穆王之時五刑之屬增至三千魏文侯時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商君受之以相秦而多變古法法令繁苛漢高帝初入咸陽與民

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秦苛法兆民大悦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皆受此戮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立部主見知之法益事律興律廐户三篇與李悝六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文帝除肉刑以髠鉗城旦舂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景

帝元年定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中六年又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至武帝時徵發煩數民窮犯法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張湯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與前合共六十篇曹魏采漢律定為新律十八篇集罪例以為刑名冠于律首有刼略律自盜律内分有詐律自囚律内分有毀亡律自賊律金布律内分有告劾律自囚律廐律内分有繫訊律有斷獄律並自囚律興律内分有

請賕律自盜律雜律內分有興擅律取興事以擅事附之有留律並自興律內分有警事律有償贓律有免坐律凡所增定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　晉就漢九章又增十一篇改舊律曰刑名法例分因律曰告劾曰繫訊曰斷獄分盜律曰請賕曰詐偽曰水火曰毀亡又因事類而設者曰衛宮曰違制曰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　梁天監初定律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

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闗市二十曰違制　後魏起自北方刑法峻急每以軍令從事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至於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則又太無法矣殆胡俗也孝文泰和中修改

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　北齊初因魏舊後定齊律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盗九曰捕斷十曰毁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采魏晉故事其制刑五一曰死刑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其次斬刑殊身

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髠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又加笞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

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　後周定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刼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賕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刑一曰杖自

十至五十凡五等二曰鞭自六十至百凡五等三曰徒自一年至五年亦五等徒一年者鞭六十笞一十自二年以上皆加鞭笞有差四曰流自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亦五等皆加鞭笞有差五曰死刑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　隋文帝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

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煬帝新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賕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亦凡五百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

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者則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初之舊篇目同其刑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自隋以前死刑有五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凡五等流刑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凡三等死刑止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至於殿前決人盜一錢亦死

而煬帝昏亂盜賊蜂起更為嚴制民不聊生唐高祖起義入京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刼盜背軍叛逆者死武德二年又頒新格五十三條太宗即位定律五百條於隋世舊律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入徒者七十一條玄宗刪定律令格式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至今前代之律皆不傳傳者唐律也　五代時周世宗命竇儀解律名曰刑統本文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所修

宋初止用編勑勑條太祖時所修至神宗元豐中因執政上所定勑令諭安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于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修書者要當知此朱子曰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于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尺依箇様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

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其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後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殊非當時本㫖又曰律輕而勑重今世斷獄只用勑勑中無方用律又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刑統即律玉介甫嘗言律是八分書又曰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

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元之刑書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大約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為加減流則南人遷北北人遷南不定里數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笞杖之數十減為七者世祖嘗言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故每數至七

而止而缺其三也元之君臣非能立法有法亦不能守掌判人事悉用蒙古人目不知書政由吏出文書到案以刊印代押如兄收弟婦弟收其嫂奴收王妻父亡收庶母旹止杖刑姦民蔑法壞法姦吏舞法賣法無處無之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恣意縱囚元惡得售其姦善良喪氣飲恨皇天厭亂遂生聖人復萬古之綱常定三尺之明法其損益雖因乎前代而品裁一出于聖心凡舊律輕重失當者正之文意艱奧者

顯之條目分散者併之有倫有要使人易讀易曉易避難犯作我明之一經垂憲章於百代嗚呼至哉因聖人之法見聖人之心斯世斯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深矣

射禮序

射一藝而古人以之觀德何也曰内志欲正外體欲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非惟其習學之精爲足以得於手而應於心也養之有素也其

進退周還必中於禮而其節必應於樂是必有樂於義理而久於恭敬之心然後能之故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蓋不專於射而可見之於射也射以觀德此之謂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禮義則順治用之於戰勝則無敵射雖一藝而聖王務焉蓋以此也我國家以詩書禮樂造士於天下學宮之旁皆立射宮使士於進德修業之餘以時及焉顧自承平以來不無少弛今董學王公以古道敦士風以古禮

正今習甫至即檄所部舉行悉如功令而吾郡吳侯先宰遂安以射校士素已有試至是以吾郡當南北襟喉為京畿首善之地尤當寓武備於文事程道德於游藝爰取射法射義頒示三邑吾邑許侯思襄盛美講肄尤勤厲以射禮見屬為序其惟古之六藝皆為實用故禮樂無斯須去身吾夫子亦曰執射乎執御乎其後禮樂先亡闕於學絕經殘之餘而射御足力僅為武事之所尚而觀德之意不復知矣豈知心與事表裏也文與武左

右也古之人即事皆學故即藝皆德夫知六藝皆德之所寓也則誦詩讀書又豈徒空言已哉某竊謂此今日賢師帥立教作人之意也敢敬述焉是為序

欽定周易參同契序前語舉要附

元俞琰氏謂參同契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上篇有乾坤坎離屯蒙七八九六等語中篇復有之恐其為兩人之語因欲以四言五言散文各從其類分而為三庶經注不相混淆今按魏君本序云歌敘大易三聖遺言

此言其參易而為說所謂乾坤坎離等是也又曰引內養性黃老自然此言其中專明內養之事者也又曰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此言其終藥石銖兩以類相況者也因結之曰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言三篇所明者一事所以命之曰參同契也後又補塞遺脫命三相類其曰大易情性各如其度即歌叙大易也其曰黃老用究較而可御即引內養性也其曰爐火之事真有所據即配以服食也又總之曰三道由一俱出

徑路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亦正與序意相應故今以託易為論者為上篇專明內事者為中篇類況藥石者為下篇其文雖有四言五言散文之分然今亦難定其孰為魏君之本文孰為徐從事之注文但以四言與五言各從其類則理在必然近有托言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本書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注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為

十一篇果若此亦竒矣然而細讀之文意血脉仍有未相貫通處葢亦近時人所為耳因為更動數處文意更覺連貫經注各三篇篇各分章整然有倫未必非魏書之舊也自彭曉以來術家多逐句為解不識其大義所在故分章多錯雖以大儒朱子嘗為之注又以諸本參校其同異而於此有未暇及焉故予不自揆竊成其志云注解以朱子為主諸家之近理者附之三相類别器歌石函本分為上下二篇又以三相類之起語為後序

皆誤也又彭曉序但言魏公復傳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不言補遺爲叔通所作石函不知何据亦妄耳

叅同契前語

五代彭曉序按神僊傳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辭通諸緯候不知師授誰氏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叅同契三篇又自以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

至後漢孝桓帝時公復傳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參同契者謂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之

朱子曰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又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

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參同契文章極好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識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

邵子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俞氏琰曰人之一身首乾腹坤而心居其中其位猶

三才也氣統於腎形統於首一上一下本不相交所以使之交者神也神運乎中則上下渾融與天地同流此非三才之道與夫神守於腎則靜而藏伏坤之道也守於首則動而運行乾之道也藏伏則妙合而凝運行則周流不息妙合而凝者藥也周流不息者火也　又曰內煉之道至簡至易唯欲降心火入于丹田爾丹田在臍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諱言心腎謂心腎非坎離葢指呼吸為坎離殊不知呼吸

乃坎離之用心腎乃坎離之體人之一身心為之主故獨居中腎為之基故獨居下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壁

東坡蘇氏曰何謂鉛凡氣之謂鉛而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而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内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

也則龍出于水虎出于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是汞龍之出于水也喜怒哀樂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也汞龍之出于水鉛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水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

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火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肢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周禮全經序

孔子曰為國以禮先儒程子以為達此理者堯舜事業也葢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理之自然也君子循乎此理故其為國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言動威儀之細其多至于三千三百而莫非此理流行之禮天地萬物自然之定分也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顏子克己而復之於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於天下其為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謹之於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於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一事而已所謂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擾之故曰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得此於上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得此於下仲尼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也或謂夫子若得邦家堯舜事業如運諸掌此理不然夫子不得邦家堯舜事業何嘗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

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無非堯舜事業邦家之得不得非所以為夫子之加損也由求之徒盍未達也顔子其庶乎故子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嗚呼周公之道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周公之道堯舜之道也其遺典之存者有儀禮周禮他經言其理二禮見諸用此固古聖人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事也佛老見其大而不見其實則騖而為虛禮學專門之家見其細而無見其大則拘而

為陋二禮之不明也久矣漢儒譬之周公守藏吏也名物充陳不問良苦天球河圖兊弓和矢與夫名材毒藥敗鼓之皮但傳以為先世所遺者皆籍記而封守之惟謹王安石啟漢儒之藏用其毒藥以療人之饑渴遂禍天下世之以是為周禮病則亦過矣紫陽朱夫子見高千古學綜往哲甞謂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因為之緒正今世所傳家鄉邦國王朝禮與

其徒黃直卿所纂喪祭二禮者蓋僅其編類之稿本也將復加筆削而先生歿矣元吳幼清氏有志續成之而又不就長樂柯君獨能精考力求不泥於名法之拘陋而能見其大於古聖人所以由之於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可謂見其實其書之先成者有周禮全經蓋取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煩割裂紛亂而全經自復乃集諸儒之説以釋之發所見以原之其間如鄉遂井田貢賦軍伍皆有獨見非諸家所及周禮既成將遂

及儀禮以終紫陽夫子之志曰偶遇予雲陽一語意合遂辱定交閱歲盡携所著過予草堂而相訂焉且以序屬予愧謝弗逮而柯君之意堅甚乃為著其志焉國守先生姜叔氏者廸古崇禮之士也試以予言質之當復有以進於柯君

省庵先生集序

秋官大夫陳君誾過予出其先集示予曰此先大父省庵公之文也先大父弱冠舉進士為侍御史嘉靖初以

論大禮謫官合浦稍遷至廉察尋以詿誤還山日夕惟閉户讀書仕宦三十年清貧如寒士平生工于文尤獨喜歐陽公之文予生也晩此數卷者乃其僅存者耳亦可以見其人之槩矣予受而讀之其論事不繁主于意達而忠懇切至足以動人其詩清遠得風人之體信哉其有得于歐陽公也乎當弘正間文極盛矣作者力追古始韓歐而下弗道也而公獨喜歐陽子蓋先哲之論文也曰不須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夫能

之而不必似之不必似之而得其妙者乃善為古者也司馬子長班孟堅雄于文者也至其述書春秋及班氏用子長語時或損易其言輒劣于前人至其縱横變化馳騁如意曲盡其妙者乃不必于模倣而得古人之神情意欵者也宋人濮議至本朝而定公喜歐陽子而爭大禮乃與濮議相反此見公之有執不黨所聞而善用之也歐陽公晚年致位政府而未盡其用平生遭讒謗忌嫉及退老頼上不過數年而公謝世矣公蚤年合浦

之行與夷陵事同及位廉察去執政不遠而遽謝去優游于雲林泉石之間者幾三十年其歸閑之樂視歐陽公則有餘矣大夫君清脩練達文學藴藉不啻似之兹集之傳其奚俟于人之言抑予之先君與公同舉進士有世講之誼焉辱大夫君有請不揣而序之

大司寇華陽徐公奉温綸予告還里序續增下同

今留都寔我太祖高皇帝肇造我區夏之地在周比豐鎬在漢比豐沛暨文皇帝定鼎北平之後則又比周之

洛邑矣成王欲宅洛而不果周公君陳畢公寔相繼尹
茲東郊其後唐都長安又以洛為東都宋都汴又以洛
為西都名公宿望留守其地如裴晉公文潞公富鄭公
温國司馬公則其尤著者也我朝秣陵雖稱陪京而諸
司並設一與京師同蓋又非前代洛師之比矣是以累
朝名公宿望表表巖廊者亦往往出自南中者也華陽
徐公以天曹歷藩伯入為大京兆尋擢中丞受簡命開
府西川未幾擢少司馬開府如故以勞績召入擢御史

大夫兼少司馬贊京營戎政既而南大司寇虛位日久上特以命公公疏辭至再不獲已而後受命公之來南寔自是始南中公卿大夫喜得公以共事方恐其又轉而北也而公顧累以告請上重違公之志也温綸賜允而仍以痊日奏起勑下部使者以待焉此上之殊眷也不佞與司屬諸君既留公而不得相與祖送於都門之外其可無言以致惓惓夫公宣人也距留都甚近今雖里居固不異文富司馬公之在洛中也昔之譚洛中衣

冠之盛事者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富韓公以司徒致仕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髙者為耆英會凡十三人尚齒不尚官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狄兼謩故事固請入會焉今徐公以黒頭官八座還與伯兄大銀臺陵陽翁相朝夕其友于之愛晩景之福甚類司馬公㓜叔季曁諸嗣君皆一時英彦又或昔人之所未有乎在公一家固足以自樂矣而宣固自昔多賢在今日尤盛衣冠文物有過于洛無不及焉然則昔

人所譚洛中盛事謂非於宛陵再見焉可乎雖然文正范公不云乎處江湖之逺則憂其君處廊廟之上則憂其民必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今徐公身雖江湖心固不忘魏闕所以計安天下者一一有定畫旦夕當早出以慰九重之望此非士大夫之所同以為徐公祝者乎萬歷二十二年九月吉旦

許龍山七十壽序

岷山脉盡于建康山之所趨水亦至焉大江實環其三

面而江之南北遠近諸山前者若拱後者若護乃東南之大都會也其鍾于人也得其秀傑之氣者為名賢為高人為材士為將相之烈得其清遠龐厚之氣者為壽為康為逸或享壽考于人間或仍羽人于丹邱其致一也若是者皆山川之所鍾有異于人非凡流可語也龍山許公為石城先生之子石城先生名滿天下大雅不羣志在傳後而龍山公能繼之石城先生脩然物外不以世故經心將以長生久視為事而龍山公能成之昔

年龍山公之夫人壽登七十不佞既有言以祝而於公之家世則已叙其槩矣今年初夏則公七十初度之辰也有言以祝公宜不待請而從子之為公壻者再以為請則敬申之曰石城先生之雙壽備福惟龍山公可以匹之云爾此實他家所難而在公家為實録也金陵佳地而公家近南又為勝地非所謂得其秀傑之氣與夫清遠龎厚可以享壽考康吉者耶陶淵明有言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變聲亦復歡然有喜葉少藴以為此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如云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如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懐新如云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然此景誰獨無之惟淵明知為至樂則知世間佳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享者何可勝數耶不佞謂少藴可謂知淵明之真趣者矣又竊謂石城先生既得之而龍山能承之者也抑淵明之詩又有曰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此又淵明

之見道忘物所以能適其適而獨高于晉宋人物者也靈府不長閟雖日對終南乃顏其晚節有如种放者矣斯道也雖以之長生度世可也敬以為龍山公壽筵之祝云萬歷乙未首夏吉旦

大司徒釆山方公八十壽序

年之貴于天下久矣而在貴者之年為天下所貴則尤難太公八十相武王伐商而詩贊其鷹揚葢壯之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而詩存其抑戒葢美之

也壯之美之者惟有德者哲命歷年有合一之理彼其聰明强力所以久而不衰者天固使之有爲也詩人之祝君子每祝其壽如曰黄耇台背如曰黄髮兒齒台背兒齒皆非常壽之所有乃得天地和平長遠之氣不可以數拘所謂天壽也夫其所以稱願之如此者誠貴之也貴之者以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美政則澤施于民美俗則善類有主君子之位愈上而所及愈弘君子之年愈永而維繫愈遠此貴者之年爲天下所貴者所

以為尤難也歟若大司徒釆山方公則其人也公敭歷中外以藩伯擢中丞督撫兩浙則不佞兵廵浙西奉公制置咨訏謨逺猷吏弊民瘼究處殆盡紀綱肅然威行海表矣而公遽還里及再起鄖鎭擢少司徒董留儲既考三載績人方期公大拜而公又遽謝事不還里而貫宅秦淮之上以居則不佞蒙召起光禄時時訪公見公神釆照人言論侃侃其不諧于時咎以正直而其獨全于天錫以難老集以百福則謂非好是正直通于神明之

效歟甞與公出郊登山不用人扶葢公之神王骨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公實得之詩人之所祝公實當之兹逢公八十懸弧之辰公已還僊里無由稱觴堂下敬因公之賢嗣君以致無疆之禱云萬歷乙未仲秋吉旦

方麓集卷二

方麓集卷三

明 王樵 撰

序

送時比部序

時君膚夫奉命慮要囚于畿内同曹諸君屬贈言于王子王子曰君典諸司之奏讞有年矣處議當於法合人心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兹行所涖者特畿内數郡獄耳

若不足以為君事者予復何以贈君乎雖然周爰咨諏時於職事之外有所得以備上之問者古使臣之義也是故君之茲行也可以覩民風察吏治焉可以知民隱惻民窮焉可以考往古酌時宜焉昔漢孝文時反秦之敝與民休息禁網疏濶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吏治蒸蒸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史臣以為有成周刑錯之風而魏相言于宣帝則以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四年計

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有二人以為此非小變也夫知漢文之所以庶幾成周而魏相之所謂非小變者則今日之斷獄可但曰情罪無疑者則殺之而已乎故曰可以觀民風察吏治者此也古之於民也衣食殖之使知生之可樂也禮教摩之而固其廉恥之心如是不率而後刑罰施焉若教養之不素而徒以不失有罪為明是法乃所以獮民而盡之也故曰甿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自存未

以為政也予觀畿內之民其性質直果敢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一昧其所之則椎埋剽悍亦其俗之固然及為法所獲則之死不辭輸情不諱原其始皆冥冥然不意其至此者也故曰可以知民隱惻民窮者此也措刑之本莫急于厚其生予觀漢之良吏雖未及於教化而往往有安養之實非後世所及龔遂治渤海勸民務耕桑秋冬課收斂勞來循行郡中皆富實獄訟止息召信臣守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

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户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後之長吏知以此為務者稀而行之於北方者尤稀豈以北地廣漠不宜于此耶予考之史北齊嵇曄㑹開幽州督亢舊陂歲收粟數十萬石唐元和中韓重華開營田於代北三千八百餘頃宋淳化中何承矩屯田於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因積潦為塘不惟以足食

而且以限邉馬夫此皆行之而有效者也豈以今而獨不可行乎其地則皆君今之所必經也顧因君以有訪焉故曰可以考往古酌時宜者此也一行而有是三者之可以用其心焉予復何嫌於兹役之不足以為君事也乎諸君曰然是足以贈時君矣時君拜曰敢不夙夜以求從諸君子之教遂書以歸之

送劉兵憲之青州序

青故齊都也四塞之固負海之饒世號東西秦焉則其

地之要可知矣我朝兼齊魯之故地建東藩於濼水之上東帶嵎夷西襟相魏介兩都之中皆千里而近而運道經乎其間譬之於身東兗兩都之咽喉而青又海岱之心膂也承平以來內地之兵頗名為弱而青之鎗手獨以勁勇有聲兩都間謂之尤要地非耶故事於此設兵備憲臣而被簡命于嘉靖己未秋八月者秋官郎劉君也同官蘄予言以贈其行予惟劉君資深望著於法宜得監司顧不他用而在所謂咽喉心膂之要地則九

重之意可知也劉君其何以訓兵養民使富强之業不讓于古以無負斯托乎蓋聞之自司馬法廢而惟管子之制兵最得三代鄉兵之遺意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綱紀足以相維懽愛足以相死故以三萬人而方行天下莫之與敵後管子之法又廢而諸侯徒知脅使其民以詐力取勝而已故荀卿以為齊之技擊不足以當魏之武卒事小敵脆則偷可用耳吁信斯言也凡唐宋之彍騎弩手鎗仗手義勇壯丁皆技擊也驅市人也

集情游也其教閱戲也其用之試也幾何其不為荀卿之所笑也我太祖之制兵也建府立衛籍有常伍習有常藝毛有常業以之芟刈群雄統一天下兵非不強也顧事久而法弛不無待乎其人謂宜少師行管子之意焉彼李抱真尚能以昭義步兵雄視山東而況盛朝詰爾戎兵堂堂之舉耶考之於史齊有鹽鐵絲枲之利而患於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其利則太公管仲嘗修之以富國所謂鐵官之數與夫謹正鹽筴織作冰紈

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是也其患則史稱自太公勸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臨淄之中具五民爲海岱間一都會焉富强之係乎人事如此而管仲之爲桓公謀也亦以爲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君爲歛糴以重之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君爲散糶以輕之輕重之權常制於上而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乃桓公所以合諸侯成伯功也夫今古同一齊也其利或未足以爲資而所尠或益足以爲患者無亦人事之

修未如古乎夫今之監司古方伯連率之任也訓兵養民古方伯連率之所以率其諸侯者也太公桓公翼戴匡輔世濟其勤而王室得無東顧憂此今之監司所宜以為己任者也予故於劉君之行而以齊之故事告之使他日赫然炳著有成效稱於後世曰監司能為國遠慮不以速遷亟代動其心民功施於社稷如古世繼賢諸侯者青州有劉君顧不偉歟是為序

贈王學訓序

潤之為郡民淳而事簡疆里之廣金穀歲入之數學校弟子之額不能三吳之什一而風流之所漸染吏治士習之弊未免乎同之吏于兹者必上郡之政是問是傚事上官交賓旅督賦税有不及焉以為罪子弟于兹者必上郡之容是館是師記誦之博詞藝之工被服容止談笑之絢且閑有不及焉以為耻噫弊也久矣嘉靖乙卯御史周君按部至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乃咨于廷曰吏不廉平民之殃也二千石不察廉為不勝任

當免故事也凡爾所知毋我隱僉以金壇訓導王某對

問其狀曰自昔廣文號冷官諸生歲時有所餽問以為

禮而學官籍以為禄凡得此官者先問其生徒之多寡

以為其地之美惡至則能頗以禮自將不以有無踈數

為嗔喜不假教督為貴望者已為賢矣而某則曰國家

之禄我者正以為教其弟子之報也而復私受于弟子

是以教為貨也一無所受且時視弟子之賢而甚貧者

與之共有無曰我為官也視爾則不啻有餘矣其廉如

是御史歎曰誠良吏哉使斯人為郡縣其肯漁於民耶命從事具束帛宴于公堂以旌之繼而御史趙君以督學至既集士校其行藝升黜之咨于廷曰士無良師習玆以靡疇為有實行可以先士者吾其彰厥善以觀于衆僉又以其對趙君曰嗟吾聞之矣其康誠可以為難哉僉曰其之善殆不止是也其學能旁通而尤精於經其治經不事章句而篤於踐履以親不逮養衣苴食糲將終身焉每祭哀不自勝也有以知其孝一子耕於家

而與兄之孤俱之官有以知其友趙君曰有是哉若斯人者乃不愧乎為師矣命從事具束帛宴于學以旌之且移檄諸郡若師若弟子皆以王某為法嗟乎世之居是官者類以不偶於科第不獲試於經邦樹績以為憾而豈知道之行也有不擇於位哉若王君之篤行而旁足以為吏勸下足以為士勸則其獲試於時也與為郡縣者孰多諸士欲得予言以張君君奚俟於張耶乃若御史風厲之義則不可以不著也故不辭而序之

壽李封君序

嘉靖壬戌某月某日爲封君李懷堂公七十壽辰其子少宰公方賛明良之治以平格之道逕萬壽于天四海熙然咸歸壽域而一二臣鄰高堂之上有健親焉豈非一時太和之鍾爲古今希覯之盛事哉大夫庶士爭壽之樵之舅子勵菴于君者新與公姻婭也問壽於樵樵曰有大夫庶士之言在小子奚賛焉雖然辭有餘而不厭歸于愛也舉有盛而非侈要於實也昔蘇子瞻之

記韓魏公醉白堂也以為身都將相功在社稷四夷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山水之清幽家有餘資足以盡高人逸士之樂則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噫孰有有子以為魏公而身享樂天之樂如懷堂公者哉請以壽公可乎厲菴君曰可哉雖然願聞其再棋曰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人於其間得百年焉為常故百年曰期然古人相祝則願恒過之豈虛辭哉語則有之

曰善待其身者以百年為千載謂令名也公又素大度廓落不以心為物逆旅養生之妙旨公葢夙得焉則古人稱頤之溢辭公當庶幾實有之請以壽公可乎勵菴君曰可哉雖然頤聞其三樵曰過其斯者身之壽也彭聃是已過其歷者國之壽也商周是已亦知有所謂家之壽者乎葢周公言天壽商之平格也而必以商實為言充布内外莫非秉德效忠之臣所謂商實者如此以為天惟純佑商而欲其長世故如此也葢觀於天之陳

錫于周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其方蹶也則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而益知商賓之言不
誣矣是道也在國則國之所以多歷年所也在家則家
之所以與國咸休也國之虛實在人材家之盛衰視孫
子子孫多賢而家道其有不長者乎天之壽國壽家理
一而已矣蓋如漢之韋氏唐之崔盧柳李宋之范呂皆
然吾竊為公之父子願之勵菴君矍然興曰盡之矣予
將旅幣白邑以登公堂請以子言為之先

壽張封君序

方溪張公懷淳履厚邑之人無識與不識皆曰公長者也其子虚菴君文學醞籍名動薦紳知者無遠與近皆曰此公教子之成而食報於天之宜也吾於是而有感於天地之理焉公父子不嘗登泰山乎夫泰山高矣然陟而始知其高入而始知其深奇峰峭壁上倚天而下臨無底者乃隱乎廻巖複岫之中葢其勢之來者遠矣形止氣聚鬱盤於一方則州域為之判而星土為之分

岷峨之山九夏積雪不消孤高處僻故不為財貨百物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都杜少陵詩云乃知五嶽外更有他山尊他山信有尊者矣然其特起崇秀為諸山長雄臣僕後先而子孫環擁者惟五嶽而已於此見天下之理惟悠故遠惟潛故結而渾厚者其文明之所以開也與渾厚以開文明古今家國之道未有不由之者也公家德之厚積自先世至公而益敦煥發於虛菴而所以敦厚者益不已然則其所開豈可量哉嘉靖乙丑公

歲七十先二月之和取履新之始虚菴君稱壽於堂而樵與於客既以此諗于衆復以二言為獻曰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而系之以詞詞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説之序則不喜馳其形性以物易已至人達觀心游者天以恬養知以知養恬無江海而閒豈不永年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莫能清上善若水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純素之道惟神是守不導引而壽天地同久

賀張方溪受封序

方溪張公以其子户部君滿其官之考三年吏部考功上其績於天子下之司封司封舉甲令得推恩封及父母制曰可於是方溪公亦為户部主事尊于家户部君既拜命於朝復以材望累進秩遂長其曹受簡委督漕艘于真州得以便致恩命于其家至之日邑大夫掾屬鄉之父老將事者咸在莫不嗟嘆榮之夫榮之者而豈徒哉大夫士知國則知户部君所以善於其職之難鄉

之父老知鄉則知方溪公所以享於其子之宜也其姻王子總大夫父老之意而申之以為賀曰夫户部者職財賦者也國家財賦之制歲漕四百萬有奇以銀輸者歲二百萬有奇常以十分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夫度支歲費常不出乎十分之七之中而歲有三分之儲是以軍國之用常寛然而有餘然後水旱可以議蠲免而民受賜緩急可以酌調度而民不知民力寛矣民力寛而國用不乏而為户部者有不見其易

為也哉豐而多故之後歲入歲用之數始各不相應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相謀以令天下歲出金之數葢常上下於四百萬有奇也夫以二百萬有奇之舊額而欲以支移乎四三其倍之出而必不可以議減焉於是乎額外之增開廣之例不可已焉而猶患不足當事者於是乎萬萬其難矣故凡大小臣工有服在朝滿其官之考以令甲推恩父母視為常制非異數而為户曹于今日者能滿其考而以稱職褒則有非他官之所得同焉

者矣故曰當知户部君所以善其職之難者此也司馬相如嘗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奏大人賦世以其導諛于武帝也而斥其誕然吾以為理亦有之古之高士若法眞龎公漢濱老父之流使人聞其名而不可求千載之下猶慨慕想見之然彼皆不遭于時不得已而遁迹韜光幽棲巖穴使遇明盛之世進則仕於朝退則以耆德為國老養於君尊事於學亦何必臞然山澤而後為高哉方溪公之以

長者賔於鄉也久矣以其平日則類於法真麗公以其所遇則漢萬石君宋陳秦公或未足多也故曰當知方溪公所以享於子之宜者此也户部君行矣今天子篤厚邦本深有意於安養存恤理財正辭之義欽承而致之民羣有司之責也近時先達之論理財有欲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量正統以前歲用之則定為式法永永遵守識者固已韙其言矣然子朱子則嘗曰天下事有大本正人心是也其餘萬事各有其本如理財以養民

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斯言也有志當世者之所當深念也夫為人臣子者無憂於其職而後能安其親能安其親而後可以為榮故吾始原大夫父老之意以為賀終原户部君自矢之志以為贈

送陳邑侯序

金壇鎮江之最僻邑也西距茅山不百里南盡洮湖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葢由丹陽而入所謂七里橋者如入山林之境民事耕稼敦儉朴繇賦之外以有

事至官府為耻忠事官長自椽史以上未嘗敢慢雖遇無道終不忍告言之其俗如此部使者歲不一至至或不數日即去故凡官兹邑者最號無事前輩如麻城二劉公單縣張公嵩縣董公近年則邯鄲張公慈谿張公最為人所思是數公者或秉質淳和而樂與民休息或賦性高明而能斂其芒角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遠或百年近或數十年其間高材集事者多矣而人之所思獨在此數公豈無故與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所貴乎為民父母者謂其能致其誠心求民所疾苦而已無得於此雖有管仲之材人不動也王介甫嘗與人書言闔門與其子市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介甫知為此言而青苗市易之法不免乎自蹈之然斯言則名言也世之欲以區區憔悴之民市功名者正猶施術於其子故凡能快人意於一時者必少乎餘思噫驗之天下葢鮮有不然者乎令邑侯白野陳公慈祥愷悌清儉恭謹為政三年未嘗有一芥之越取一敲一

朴之妄施其退居也衙清如容其臨廷也色温如春葢公之至誠天性固然而尤為金壇之所宜而味思之有餘者報政届期民惟恐失之不遠百里走告留於監臨諸院司者相踵于道是可以觀人心矣朝廷以公長於治民擢貳湖廣之常德民又依依不忍其去樵不佞邑有賢令如此其可無贈昔湖有劉忠宣公者居郎署聲稱籍甚廟廊擬遷内秩公堅不肯卒外補而去晚年光輔孝宗功書太常謂人曰我所以至此者得叅政布政

力也然則陳公之久於外孰謂非期待陳公之厚哉前張公既慈水人今郡伯秦公與陳公又皆慈水人循良之績上下後先相望昔麻城二劉出於一家而今三公以後先上下相望於一邑皆竒事不可以不書敢備書之

贈鮑學諭序

四明鮑君自廣徳分教還主金壇教事直躬慕古振飭規條患士溺科舉之習藩餙日新罔窮實理漸失古人

明經脩行之意也思有以反之間過予而辱問焉予曰然昔孔子於禮欲從先進竊謂於學也亦然夫聖人之教曰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六藝文猶今也博學焉而約之身則仁義禮智四者無違於動靜言貌視聽之間也是之謂純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以之而各得其所也是之謂純行純其心而行從之非有勉也是曰忠信文行不離於忠信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一而已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事非仁也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聖人所以教而諸弟子之所學焉者此而已矣夫子而後教衰而學失於是有文離其本而行乖其實者詞繁則掩德禮繁則滅忠此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君子所以知魯風之衰也自夫子欲從先進而老聃者亦曰禮者忠信之薄夫孔子適周嘗於老聃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若此必有謂也夫子固亦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若此者非一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雖殊而意實相發也竊謂學者之弊亦有似乎此誠欲變之在諸公焉諸公之於士也尤親昔石介直講耳太學之興自介始宣

德間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爭之卒不從不禄之日一罷市彼葢有不言而信者乎明道程先生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天下事患無人耳豈患無其時與位哉吾故曰在諸公也鮑君曰如公之言其雖無似敢不勉焉未幾鮑君以考績趨兩臺諸士謂予不可無言以贈也次前語以授

送劉邑侯序

天下之事語近民而得為者惟邑令待身而行者未有不得自盡者也語近君而得言者惟諫官御史待人而行者未有不可盡言者也夫士學古之道將以行之茍得自効雖一邑可矣天下皆邑也謂効於一邑天下無不可為亦可也天下無不可為而時乎當言也有患於不可言者乎吾不信也待身而行者不能自盡於一邑而待人而行者有能身任其責於天下而必其言之見聽乎吾亦不信也昭代之制凡推郡守邑之治績卓異

者例召試為臺諫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為隆慶已已被徵書者在吾邑為肖巖劉侯允皆極一時之選也已士民供張祖道惜侯之去因紀侯之行昔太史公傳循吏所謂循吏者其言曰奉職循理也吾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古人無事不然施於行水則為行其所無事施於教則為使自得之施於刑則為加乎自犯之罪施於養則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惜乎太史公之所為傳者猶未足以盡此間嘗侍侯而叅其

議論嘗曰民間疾苦孰若賦與役哉古者以田為母人為子而後代以户計里以田繫户户有升降田有轉易而弊生焉於是乎有田而不稅稅而不田者焉豈但刑獄之有舞文哉田賦之欺尤百出矣仁政必自是始思與民為晝一可守之法令可按籍而輸此經制之漸也侯之仁能愛人而智知先務具見於此天子方隆唐虞之治侯之奉職循理豈止可當太史之所謂而已乎侯今之行昔人所謂不為御史必為諫官矣待身而行者

侯既嘗欲自盡於一邑待人而行者侯有不為天下盡言者乎或言居臺諫與守令異體守令以循良為尚其道在順臺諫以謇諤為風其道在拂然此其體之異也而所謂奉職循理者豈有異耶不激不隨惟其當而已此臺諫之奉職循理也敢以為侯贈

壽外母虞孺人序

隆慶己巳七月五日吾外母虞孺人八十壽辰也其子子充諸君來謂樵曰吾外王父篤齋何先生以風節為

名御史以功烈為名九卿以直道不究於穹顯吾母安焉雅志儒素若不出於貴門者吾王父遁菴公以經行名四海以廉直不阿淹州邑兩方稱清白吏吾父嗣其志篤於孝弟薄於貨財抗節以老不就官而歸若不知其家世者吾母安焉無不豫見于色抑若有所自得焉以至于吾兄弟吾母壽考康寧辛賴于天而富貴福澤未致于人吾兄弟是以歉焉若無以樂吾親也子以為何如樵謹對曰坐溪山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梛僮僕不

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滋久此王逢原之賦思歸也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遥自得凜秋暑退熈春寒徃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此潘岳之賦閒居也二子志於事親方仕宦而思歸閒以盡其志子顧以處約而未達為未足以樂其親乎其即子之有盡子之樂焉雖千乗不易可也雖然王潘二子之所言者猶外也吾孔子

不云乎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蓋家人之義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是故閑有家家道之始也假有家家道之成也始而閑家則猶有志未同者未能遂其交相愛也至于交相愛則薰然太和矣說者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矣乎交相愛者和之至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由是以出之也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人子之可以樂吾親者其在是而已文王何可當也可學焉子充諸君起拜曰吉哉子之言也敢不勉焉以蘄乎樂吾親

金壇段氏族譜序

族譜葢始於宗法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則已有譜歷矣宗法之立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以統理族人焉宗其為始祖後者百世不遷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祖遷于上宗易于下詩

曰君之宗之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也宗之法至與君並可謂大矣程子曰管攝人心収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必明譜系立宗法隋唐以上宗法雖廢而譜系猶重迨其末也譜系亦廢矣歐陽公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畧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别自為世使别為世者上承其祖為玄孫下繫其孫為高祖凡世再别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

之多少是深得古大宗小宗之遺意金壇段氏族譜葢宗歐陽氏之法而成於我先輩南洲先生先生清德可質鬼神自居家處鄉以至涖官行政學道誠心無不可師豈但族譜之可傳而已而是譜之成固先生深意所在後人不可以莫之知也士大夫居家則聯屬其家而率先鄉人以厚風俗故使讀是譜者思夫上下旁行而列者其初一人也而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思夫上下旁行而列者其初一人而今散為千百之衆有相

視如塗之人者焉所以管攝之者非我一人之責乎必使是千百人之心如一人也而吾祖之心始慰其道豈不難哉而反躬自勵可以惕然而進矣先生之意或者其在是乎故因其嗣子後南君之請而僭言于末簡若夫段氏先世之詳則有先朝名碩何林三公之言在再拜莊誦玩味無窮段氏子孫之所當寶而世守之者也

無𠈢予贅隆慶壬申四月戊午後學王樵謹識

送胡郡侯入覲序

聖天子御極更新庶政除民之疾苦尤留意教化之務數詔監司守臣端士習正文體責以實效又一增兩畿之舉額以風勸庶士意甚至矣惟時監司守臣下曁庶士莫不警動欽承恐後我郡侯胡公蚤承家學行藝修明剛直不撓所歷以風釆聞士誦其言仰其人也久矣及親炙左右經公意之所取舍則習不期而自端體不期而自正欣欣焉莫不自以為得師昔漢史稱黄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及考其事則皆

勞來循行課耕桑為民興利廣溉灌益墾田畜積有餘户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此所謂所居民富者也吏治有實效未有如漢者其亦難矣然富而教則未也史又稱董仲舒為江都相公孫弘倪寛為内史三人皆儒者通世務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夫明之巳而適於用經術吏事一也今曰潤飾則經治分矣仰惟我朝憲古立極徧區寓建學立師非其業弗習非其士弗羣主以守令督以憲臣又申以璽書有曰崇正學廸正道噫至

矣正道正學非六經語孟之言乎家傳而人誦之者乎傳之誦之而心之微事之實所崇所廸少不在是非其徒矣故設官以弼之而後設科以進之弼之所以成真材也進之所以求實用也凡校邑郡臺之日肄月稽季察而歲覈之也愈下愈親則知之詳愈上愈嚴則令必行親嚴相成上下相裨惟正道正學之廸是求未有不得者也如是則凡進而與乎三歲之比者必其人也非其人弗進也夫在學校無幸進之人則在科場寧得有

幸選之士乎是科舉之之中未始不寓以鄉舉里選之意或乃謂自科舉設而鄉舉里選之制不可復其亦未之思矣自天子有意于更新而士習文體亦既一變下之化上如此之速也盍亦思曰文者實之發習者中之符且速變以應上而況正道正學之廸於身而得於心者其本乎其有不速至以應上乎明年天下再會朝胡公以今冬戒行丹陽金壇二校師弟子相謂曰揚公之休以送公行今日之情也踐公之訓以俟公歸盍相與勉

焉衆曰敬諾乃述始末屬樵序之樵不敏亦竊知公者也用不辭而為之序

送王邑侯入覲序

金壇王侯下車而咨政焉樵對曰先儒言禹稷伊尹之志得一邑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也要哉言乎令下於朝廷轉歷於諸司如水注坡及縣而止雖有良法美意其行閣常在縣茍有造福之心即舉意而民受惠矣一動色而四境知之矣夫知

事雖小有道在焉民之休戚關焉盡其在我而為之實學也知寛一分民有一分之濟不以一分之濟為少而不為積之不已實政也持一有待之心則廢矣持一有間之心則不能無待矣皆吾體也彼之未通乃此之未至君子求諸已又曰無倦此之謂也今之宰邑孔門之為邦也禹稷伊尹之志寧小試云乎哉辱俟是其言且任諸躬崇儉抑浮寛容盡下爭者至廷徐以一言判其曲直立遣毋留刑書弗啟此深得服民省事之要所及

最速此其驗也未再朞監臨諸司並賢之今當入對天子述所職敢復有以獻焉語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除害即所以利之也如宣德中章皇帝與大學士楊文貞公議寛恤立下詔減官田之税額天下于今受其賜大哉聖皇急先務之仁乎所謂一言而其利博者乎故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矣善為國者去其害民者而已矣如近日之減軍餉斯民鼓舞若更生頌聲載道如宣德時吁民情亦可睹矣比是類而推之興除得宜出

於一道無有不被其澤者堯舜仁覆天下之道也凡田之稅官重民輕有定則也及其賣買詭官作民取易售也及其終也産去稅存重受困也凡謂數十年須一度田者欲釐此弊也此弊不釐而徒以增出為能版籍已定所增又不入於朝廷此度田不能興利而反以滋害最大蠹也近憫官田之困者多為通融之議然不思民田亦重困也往最所輸約畝五銖今倍之矣以金壇言之水鄉畏潦一潦即寸土不見陸鄉畏旱一旱則有諸種不

入雖𥶡稿亦無者斯時也供税猶難况受官田之加耶惟侯念此而推其他其為一分之濟多矣禹稷伊尹之志行於一邑而推及于天下不難也夫述職者民間之利病興革之方可對于上可脩于下天子退而考察所行璽書奬勵增秩賜金漸以補公卿之闕如漢宣故事亦詔代之令典也吾敬以俟侯焉

贈侯别駕序

隆慶辛未我郡侯胡公邑侯王公入覲闕庭别駕侯公

實來涖我邑事公曰凡邦與邑如御者與右所職不同共行一車舵師長年所業異操共行一舟安敢以攝故不勉吾事於是士民莫不曰人有一長之師終身北面一日之施思報以終身者而况朝廷所設以治教我者乎是安敢以攝故不盡吾忠邑校諸君喜睹玆美屬樵序之樵不敏義不得辭昔宋安定胡先生在湖州其教學之法最備慶歷中朝廷興學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先生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

旁官舍以居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多先生弟子其高第者知名當世居顯仕其餘皆循循雅飭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其為先生弟子侯公起家即講授韓魏公岳忠武王忠孝之鄉亦繼入太學施行其法乃今簡判吾邦昔安定教人以經術治事分科隨材成就多為世用惜安定不獲身試今公乃經術治事兼見諸用矣由兹累試輒效以至大用在任公者何如爾是可不為公賀哉宜吾邑諸君之急於兹舉也抑願有獻焉安定以經

術治事分科夫固以明體適用必如是始爲兼全之學
而人之材性不同有優於完養者有長於一材以自見
者不得不兼設以成之先生之法則善矣然其門有以
治事稱者以水利見用於熈寧作史者譏其不能行其
所學使先生之經術治事未免爲二於是時有言經術
所以經世務者其見卓矣而其究亦未免乎兩差然則
必求其人舍程朱三夫子其誰歸哉夫居敬而窮理理
明而心正體用不期而自合吾於天下之事無所惡而

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因其然而酬酢之自操得其要而止之各於其所此程朱三夫子之學也樵何足以知之聊誦所聞以請于侯公其以為何如

送程推府序

天子所與共大政者六官而已密勿議之邦國行之兩諫舉其闕違卒未有外于六官之所掌者也故成周之官執天下之要者亦止於六而盡矣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益治山澤播稷百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

后夔典樂皆以聖哲之材各守一官終身不易未嘗以親事為厭也及其昌言曰賛則數君子者道相倡和方且謨明弼諧以與其君若僚相可否於一堂之上言者言其所職者也職者行其所言者也當其時庶績咸熙九功惟叙由於諸臣思曰賛賛無不盡之言思曰孜孜無不行之虛言而已於乎盛哉及秦盪滅古法革秦者又卒不能師古列侯將軍為内朝而丞相九卿為外朝陪僕暬御不領於宰臣官之有内外也自漢始也以三

省壓六曹以兩制臺諫為華要之選異乎常流官之以親事為厭坐論為髙也自唐宋始也至昭代而兹盬祛矣二百餘年百職具舉用周官之效也莆陽匯江程侯起家進士司理于鎮江清靜有執嵗向滿舉者多例得召試雄職而侯遷户部知侯者惜其去為之不滿予之知侯也不然曰金穀刑獄古聖哲所以行其道者在焉侯患道不行弗患不得豔遷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兵期於偃刑期於措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臺諫亦然使政

之所由者皆良而所出者皆得糾繩之官亦安所事耶然則天子所與共憂勤者教養之官而已教養如元氣他如穀粟皆以輔之而藥石非常用也今户部古司徒教養實其職而廢也久矣昔文公朱先生之言有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産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用之柄制於簿書俗吏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葢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止求事

辯雖或有此心而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又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宋事於今不遠大略相似而文公先生固負禹稷之道而不獲施若有待者予敬以為程侯贈惟知侯也

荆母太宜人八十壽序

荆母太宜人為誥封天官大夫水南公之配夫婦同德齊年子孫之賢家門之盛戚里罕儷今年年登八十子家泰中表舊親子孫承不棄重姻疊婭者非止一人義

固猶一家也今當壽日以家人禮羅拜堂下以一伸其祝頌之私固情之所不容已也而予在中表兄弟中齒獨後而今亦老矣又中表親中惟太宜人在禮亦當為子弟先則敬為之辭曰昔之言女德者莫備於家人之卦其彖曰利女貞其繇曰閑有家家道之始也曰假有家家道之成也而其六四之辭曰富家大吉則女道之居尊主家而能昌大其家者也聞太宜人孝於舅姑順於夫子治家勤儉嚴而有法即處富貴猶服布素莞鑰

細事必親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又如此六四富家之吉非太宜人誰宜當之吉曰大吉其享壽考於無疆乎子孫昌熾材良行修相繼顯融乎其受封也以仲子養吾君考績恩命養吾自天官大夫遷學憲官尊而親尚健人稱難得繼而其伯氏斗南君以有道高行試宰雲夢有聲二君可謂能顯親矣叔季皆負材未試而有待諸孫多循循雅飭一意守其祖風略無漸染時俗少自放侈之意良可佳也噫非太宜人母儀之助其奚

克致此今圖所以壽太宜人者無他請因前言而竟之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夫交相愛者和之至也一家之人有一人之不同心則有不能遂其交相愛者矣故説者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太王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有不交相愛矣乎交相愛者和之至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即黄耇台背以至無疆可也請以是為荆太宜人壽

今述序

古六經皆古人因事而有作初非有意於為文如今人應酬文字非有難曉待於解而後通也經之有說起於漢儒不過訓詁文義至於得經之意而能見之用則存乎其人故孔明讀書獨觀大義嗚呼斯孔明所以為振古豪傑也乎至宋二程子以其心得說經朱子承之而道學大明於宋世非以其說也以其心得之也夫何門人末流推衍不已噫此則門人之失歟明興諸先輩說經雖略然得其意而能見之用不可謂無人焉鄧君孺

孝衰而䘵之凡若干家以示予予惟舉業盛而文衰六經四子之說滋為口耳之贅孺孝獨能蜕棄時習不泥章句其所述頗得孔明先大義之遺意是可傳也雖然得其意而能見之用必有所在千載不傳之學亦曰得之於遺經彼獨豪傑士乎哉願與孺孝共勉之孺孝其以為何如

送奚學訓序

雲間乾齊奚君經明行修蚤有聲於吳中籍甚一時英

銳之士多折節下之近時名督學如栽菴楊公楚侗耿公皆器重焉貢于大廷司訓吾邑師模儼然士子無不心服者葢君之宿學固足表士而忠信之意尤有挹人於不言之表者是以久而益孚也今年遷曹縣學諭曹之去吳不為甚遠而士子與僚友則咸以暫遠君之教誼為惜相與徵言於予以為別予不佞嘗承乏山東曹為魯屬頗知其土風按曹叔振鐸所封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之曹縣即其地也曹在古為

小國而在今為大縣其地近河土豐而物饒史稱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故在春秋時國小而富者莫如曹乘軒者至三百人其君如此則豈不以其土饒而易驕也與至讀鳲鳩之詩想見其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則又以為曹以小國而有人如此豈非多君子之驗與其後明王不作強弱相陵小國困敝愾念周京而下泉之詩所為作焉則又歎治亂無常而盛時之不易逢也今天下一統聖明在上山東固文

獻之邦而曹又大縣漸染於禮教無所謂土饒易驕之習誠得人以司其教事將所謂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彬彬然繼起進用于天朝不啻如三百赤芾之多予將於奚君之行卜之用書以為贈行序

壽郡佚范見復尊君序

昔伊尹相湯而太戊時復有伊陟巫咸乂王家而祖乙時復有巫賢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勲德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賚乃古今

之盛事亦語世德者所自始也其後則周召畢榮以下
往往皆是而召康公穆公與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南仲
太祖太師皇父之詠於詩者實足與商家比隆焉自是
以世德稱者歷代有人唐史宰相世系有表亦一代之
盛事然人品事業不能逃于尚論漢史稱于公決獄平
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之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

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果如其言而吾之所取者民自以不冤定國之治獄為善述乎于公也唐李衛公宋呂申公父子相業煒燿當時然吉甫夷簡為正議所少人亦極相似申衛才異而邁迹頗同必也其范文正公忠宣公乎其可謂商周之遺德也已今郡侯高安范公世家清望南曹持法有名天子念京口股肱郡慎簡其人特以畀公郡人喜見于色葢廣陵之去思未遠陪京之芳譽又近況太尊先年録囚江南洗冤澤物多所平反

民之祝頌非一日矣在公家世德信乎其有似乎于公而吾民蒙澤于相繼又何其幸歟宜其懽戴之同也今月重九之日為太尊壽辰郡人為郡公遥祝者有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太君德望在朝宦蹟在四方賢而又生賢以楨幹我王家則誠所謂邦家之基者矣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郡公世篤忠貞顯揚家學所歷多同事功相照映則誠所謂邦家之光者矣若是而壽無期壽無疆宜先以為太尊祝而因以祝郡公也某不佞緣

郡人之意重以四學博士之請遂不辭而申之曰文正忠宣公家故事商周伊召公之能事封侯傳世于公可徵請以是盡頌禱之義

贈袁二尹序

蓋聞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丞佐之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自漢以來皆慎其選我高皇帝四年授進士姚宗敬以下百人皆邑丞其重可知矣自古名臣循吏多出其間而世之居是官者顧每

若薄之所謂予不負丞而丞負予雖韓退之亦有是言其亦末之思歟慈谿丹峯袁君以太學生謁選天曹得丞金壇乃獨有見國家設官之意克勤其職而相其長前邑侯梅磐林公今邑侯白野陳公皆循良雅望而袁君實後林公之躅待陳公之來綰縣篆者幾一年有餘縣境無事臺察諸公聞而器之旌書交至未幾遷湖藩理曹蓋殊遷也司訓璞岩郭君慎齋尹君暨邑庠諸彦咸圖供張祖道徵言于予則為之言曰袁君所以贊事

藩省者其有外於所以佐邑者乎夫藩省者一邑之積也合鄉而為縣合縣而為郡合郡而為道合諸道而一之則為天下天下之大譬之一身腹心四肢百骸其氣息之相通榮衛之周流不容一時有間也閒則疾病生焉故自里胥以至牧伯其相關一也今袁君起家佐邑則既悉於閭里之情偽黠庶之休戚矣持是以贊藩府乎何有宋劉貢父嘗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

之缺則諸侯幕職為升朝之階其來尚矣况我朝幕僚皆天子命吏又異于唐世諸侯之所自辟者乎行將召補王官之缺使他日旌賢推本自金壇之治始由是益信夫治雖狹秩雖卑而所以使天下一身流通無間者實有所在然則丞不負袁君而袁君之能為是官重也不既多乎是為序

送貳守盧公之任山東轉運序

靜山盧公貳守吾郡三年擢貳山東轉運士大夫之意

咸以盧公長材偉度綏輯兵民東南方資其保障奚可以去憔不佞竊以為此乃所以顯庸盧公而益大其施也自唐劉晏以鹽利足國軍饟禄俸皆仰給焉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至我朝尤重其司洪武永樂間召商輸芻粟塞下而給鹽以為直其時法行利重人樂於趨邊地商賈輳集轉輸如流復以餘力益墾閒田是以九邊貨粟充溢軍用饒足以至内地水旱凶荒亦藉鹽以賑焉鹺政之有關於軍國之計也大矣是以其秩三品與方

岳郡守相上下自國初以來固不輕以畀人非郎署之良則州郡之選由之位臺省為名公卿者多矣孰謂可以冗局視之哉惟茲山東古青州之地鹽之所出首著於經後太公封於齊亦以通魚鹽之利人物輻輳齊之富甲於東方桓公管仲增修其政通輕重之權而兵食益足遂覇諸侯使今之居轉運之任者能修太公管仲之政則豈但可使全齊之地變瘠鹵為富强而國用邉用亦將取足焉其為益豈小也哉天下事固存乎其人

也自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一時有急惟倚辦於空運糴買二者然空運苦於陸路艱難糴買苦於邊方粟貴皆下策也夫以鹽政之興廢而有關於國計民力如此其重以全齊為古青州鹽筴肇端之地而通變制經以為六轉運七提舉之倡則今日用盧公於此其不偶然昭昭矣以盧公之材宣勞其職一旦有助於國計民力之大則其功又非一方比也奪此與彼奚足為吾郡深憾耶且聖天子軫念東南為都會財賦根本重地頃

年冠擾之餘生意未復自牧監以上因材授任多取更嘗其地熟其事有聲績為人所思者為之則盧公復來以慰此方之願固尚有他日之可期也樵既為此言以釋邦人之意適我金壇縣大夫陳公來訪亦以是對辱陳公不以其言為不可且曰視篆丹陽黄公者公之僚也曁丹徒縣大夫陳公新丹陽縣大夫張公均於盧公為屬邑僉議有以賀公請以子言為之先可乎樵辭謝不獲則敬次其語以歸之

送王睿齋邑侯序

隆慶壬申五月西蜀王侯宰我金壇既閱三載節用愛人刑清政簡萬民敬戴部使者交薦僉曰侯正直忠厚之德疏通知遠之材宜為諫官御史召命不日至矣既而命下遷司冦於留都我朝重刑憲司冦與御史臺棘寺並立稱三法司以相參覈務歸於平而主其曹事者秩正六品在諫官御史之上不為不重矣侯學古之道而欲見於行予敢不以古之道望侯哉昔周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夫司寇刑官也而與知萬民之數此古人之深意也古之于民其生齒之登耗性行之愚良土地之肥磽田里之歸授視之一如其家太宰以是授其職司徒以是頒其教司寇以是糾其違而弼教焉譬之於田教養殖也司寇耨也其共成者嘉穀而已故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夫四方風動契之

教也而歸諸皐陶者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乃皐陶明刑以弼教之功也契以身立教而皐陶以德用刑豈可以二事觀哉此所以爲邁種德而其功配於禹也與知人安民聖謨洋洋後之爲諫官御史者方當於皐陶取法焉獨刑官也乎哉然則王侯之所以自邁于明時也其亦有在矣司訓王君暨邑庠諸彦辱以問予予以是對諸君曰侯行既有日不可以無紀也遂爲之書

方麓集卷三